



新书话

CLASSICS FOR PLEASURE

[美] 迈克·德达 / 著

MICHAEL DIRDA

王艺译



# 悦读经典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美] 迈克·德达 / 著

MICHAEL DIRDA

王 艺 译

# 悦读经典



Copyright © 2007 by Michael Dirda  
All rights reserved in c/o Writer's Representatives LLC.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悦读经典 / (美) 德达 (Dirda, M.) 著 ; 王艺译 .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2011.10  
(新书话)  
ISBN 978-7-108-03766-4

I . ①悦… II . ①德… ②王… III . ①书评—美国—选集  
IV . ①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0686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朴 实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图 字 01—2009—71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250千字 插图11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5.00元

---

## 序

---

悦读经典？对于某些读者来讲，这种说法看起来可能有些矛盾。经典不是本该既深奥、难懂，又有点无聊的吗？是的，老师和评论家们都宣称这些东西对你有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就像氧化镁乳剂和鱼肝油。的确，在一天繁重的工作之后，谁还愿意坐下来做更多的……功课呢？一本快节奏的惊悚小说，或者一本有点儿色的言情小说，似乎更解乏一些。

从普遍的观点上看，我对此有那么一点儿共鸣，当然这一观点实在是错误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教育意义，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些作品值得阅读。伟大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替我们表达出情绪和弱点，所有关乎我们人性的梦想和困惑。萨福 (Sappho)<sup>1</sup> 的心痛是所有经历无望爱情的人共同的感受；厄内斯特·荣格尔 (Ernst Jünger) 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 赤裸裸地展现了战争的恐怖与刺激；《公祷书》(*The Book of*

---

<sup>1</sup> 本书的主题是介绍优秀的作家作品，在行文中除作者专门介绍的 89 个题目外，也提到很多其他作家作品，为使阅读更加有效，译者会尽量给出简单的注解，同时为控制篇幅，如果特别著名，大家耳熟能详，或者即使不知道也不太影响理解文义的作家作品，将不予出注。外文作家作品，以及一些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时会在括号内给出原文。书名用斜体，专有名词、人名及短篇小说和文章名用正体。作品，尤其小说中的人名地名，除非特别著名或有特殊含义，一般只出译名，不出原文。本序提到的若干作家作品，凡在后文有专节介绍的，此处不出注。——译者注

---

*Common Prayer*) 则的的确确可以在悲哀的时候给我们慰藉，在欢悦的时候让我们振奋。

真正与众不同的声音，一旦听到，就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总是会为塞林纳 (Céline) 笔下人性的狂暴与愤怒感到震惊，为青年时代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所经受的残酷遭遇而胆寒。多年来，谢里丹·勒·法努 (Sheridan Le Fanu) 的鬼怪故事、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的《德拉库拉》(*Dracula*)，以及洛夫克拉夫特 (H. P. Lovecraft) 的星际恐怖传奇都会使人深深地陷入令人战栗的幽冥当中，那里面充满着我们能够认知的恐惧和莫名的困惑。在很多个夜晚，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过于喧嚣的时候，伦敦贝克街 221B 号门内，福尔摩斯先生 (Mr. Sherlock Holmes) 和华生医生 (Dr. John Watson) 的家中总是可以提供一个温暖的火炉和一处令人安心的庇护所。当 4、5 月到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在某个周六的清晨醒来，为春天的美丽而惊叹，就像《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 中的玛丽·蓝妮克丝。

在这本《悦读经典》中，我建议读者去尝试一些时代或远或近的伟大作品。我为将近九十位作家写了介绍或推荐的短文，希望通过这些简短的概要、引人入胜的摘抄，以及简明的传记，能够传达一位作者或者一部作品的魅力。大体上讲，我的写作试图面对的是一位热情的读者，而不是评论家或学者。我热爱冰岛的传奇和皮考克 (Thomas Love Peacock) 的“聊天”小说，还有卡瓦菲 (C. P. Cavafy) 的诗歌，我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它们。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用这些专题？让我来解释一下我是如何为《悦读经典》这本书选择内容的。

当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时，我碰巧得到——也许在某个严格的保守人士看来算是偷到——一本平装克里夫顿·费迪曼 (Clifton

---

Fadiman) 的《一生的读书计划》(*The Lifetime Reading Plan*)。那时候，我对“经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我当时喜欢的——现在也仍然喜欢的——是故事、传奇和冒险，就是那些早年间有时候被称为传奇文学的娱乐作品。不过在我年轻时，我愿意读几乎任何作品，于是就发现这位叫作费迪曼的家伙把那些经典名著形容得像绿灯侠(Green Lantern)或者最新的人猿泰山(Tarzan)连环漫画一样好玩。他的介绍一点儿也不学术，就像一个读者告诉一个读者那样，简单地为你讲述了《奥德赛》、《炼狱》，或者《傲慢与偏见》。

多年以后，我循序渐进、优哉游哉地几乎读完了费迪曼《计划》中的全部作品。最终，也有可能是不可避免地，我在大学中主修英语，后来又拿到了比较文学(主攻方向是中世纪和欧洲浪漫主义研究)的博士学位。1978年，我又足够幸运地开始在《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担任编辑和撰稿人。二十年之后，1997年，我碰巧注意到那本《一生的读书计划》已经第四次再版了，这一版由约翰·S·梅洁(John S. Major)增补了来自中东和亚洲的作家。

《悦读经典》一书刻意回避了1997年费迪曼—梅洁修订版中所提及的大部分作家。这两部作品的价值或许相同，本书133本名著的人选标准也与《计划》一书大体相似。谁会反对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狄更斯小说的价值呢？为读者们介绍新的作家以及不那么显赫的经典似乎更有帮助，也更有意思。

那么确切地说，跳过那么多已经被认可的世界名著，还能得到什么呢？我认为非常多。《悦读经典》一书集中收录了几位被费迪曼和梅洁忽略掉了的关键作家，很多可能会被有些人称为“公众认可”的重要作家，以及一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人物，但他们本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的文章有关于奥维德(Ovid)和佩特罗尼乌斯

---

---

(Petronius) 的, 有关于赖德·哈格德 (Rider Haggard) 的《她》(*She*) 和让·图默 (Jean Toomer) 的《凯恩》(*Cane*), 有关于《名叫星期四的男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 和《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Švejk*), 还有亚瑟王的传奇, 霍夫曼 (E. T. A. Hoffmann) 的故事, 盖罗斯 (Eça de Queiros), 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以及菲利普·肯·迪克 (Philip K. Dick) 的小说。

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在讲故事, 有的是虚构的, 有的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或者是传记上所写的。我还推荐了几位哲学家 (包括赫拉克利特和斯宾诺莎), 一批黄金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 (比如内斯比特 [E. Nesbit] 和约翰·梅斯菲尔德 [John Masefield]), 还有几个我最喜欢的诗人 (我从中选择了蒲柏 [Pope]、梅瑞迪斯 [Meredith], 以及阿赫玛托娃 [Akhmatova])。我可以轻易地只就诗人编出一本书。除了讲故事之外, 我还很愿意引用一些精彩的原文, 尤其是有特殊气质的 (于斯曼 [J. K. Huysmans]、佩雷尔曼 [S. J. Perelman]), 优雅的 (拉法耶特夫人 [La Fayette]、吉本 [Gibbon]), 或诙谐的 (冈察洛夫 [Goncharov]、康普顿—伯奈特 [Ivy Compton-Burnett])。尽管如此, 仍然有许多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没有被收入《悦读经典》。如果你奇怪为什么没有关于伊萨克·巴别尔 (Isaac Babel)<sup>2</sup> 或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sup>3</sup> 或者高烈特 (Colette)<sup>4</sup> 或者奥诺兰 (Flann O'Brien)<sup>5</sup> 或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Marguerite Yourcenar)<sup>6</sup> 或者伍德豪斯 (P. G. Wodehouse)<sup>7</sup> 或者伊塔洛·斯

---

2 Isaac Babel (1894—1941), 俄罗斯作家。

3 Ford Madox Ford (1873—1939),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

4 Colette (1873—1954), 法国女作家, 又译柯莱特。

5 Flann O'Brien (1911—1966), 爱尔兰语作家, 原名 Brian O'Nolan, Flann O'Brien 为其笔名。

6 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 法国女作家。

7 P. G. Wodehouse (1881—1975), 英国幽默作家。

---

维沃 (Italo Svevo)<sup>8</sup> 的文章，那只是因为我已经 在《注定快乐》(*Bound to Please*) 或者《阅读》(*Readings*) 中写过他们，不想再在这里重复。

前头这些啰啰唆唆的废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把将要看到的内容当作一部好书导读，一份写给心爱书的情书集，一份种类更多的参考书目，一份“一生的读书计划之外的计划”吧。为了方便起见，我按照主题编排文章顺序，其实没有几本书真的完全符合它们所属的种类。因此尽管随意翻看吧，不会有考试的。这里所有的，仅仅是书名所显示的：愉悦地阅读经典。

8 Italo Svevo (1861—1928)，意大利犹太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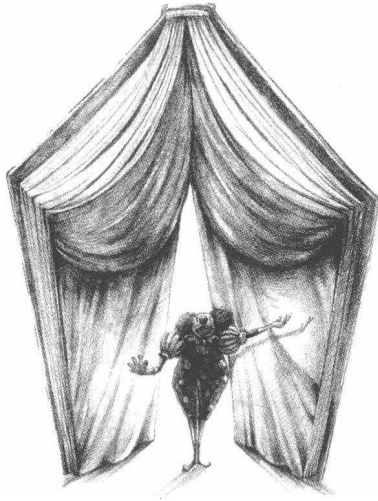


---

## 目 录

序.....	1
快乐意象.....	1
时代英雄.....	37
爱情秘密.....	67
智者言语.....	100
日常魔法.....	126
人生价值.....	154
黑暗一面.....	190
旅人传奇.....	222
红尘浮生.....	246
冒险国度.....	283
知识视野.....	311
跋.....	340
附录.....	342
致谢.....	347

# 快乐意象



---

电影《春光满古城》(*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中有句不朽的台词：“欢乐今宵，把悲伤留给明天！”(Tragedy tomorrow, comedy tonight!)本类别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会喃喃自语：“这些凡夫俗子真是一群笨蛋！”而另外一部分作者，可能更加智慧一点儿的，只会笑着说：“这些凡夫俗子真是一群可爱的笨蛋！”这里是各种笑声的领地——诙谐的，讽刺的，风趣的，嘲弄的，有黑色幽默的，有充满想象力的，有幻想奇特的，还有超现实的。这一文学大杂烩展示了从诸神难登大雅之堂的夜生活，到装模作样的小丑的滑稽表演，再到佩雷尔曼近乎疯狂的俏皮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欢乐时光。

---

## 卢西恩 (Lucian)

(约 115—约 200)

《真实的历史》(*The True History*)；《卢修斯，还是驴子》(*Lucius, or The Ass*)；《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杂文

谈到古希腊，让人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悲剧作家、哀伤的颂歌，还有一大堆的强奸、乱伦、疯狂、献祭，以及血腥。无论这些严肃的家伙在做什么，他们貌似决非仅仅为了好玩儿才做这些事情。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是这一时代氛围中最显著的一个例

---

外。他的戏剧讽刺哲学、性、战争——任何事物。哲学家第欧根尼 (Diogenes) ——那个提着灯在雅典街头徒劳地寻找诚实之人的家伙——也拥有一份快乐的精神和不动声色的诙谐。当这位哲学家看到一个乞丐用手掌捧水喝的时候，也扔掉了自己的杯子；当亚历山大大帝站在他面前提出要满足他的任何愿望时，我们正在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请这位世界霸主不要挡住他的阳光。

所有古希腊人中最有趣的可能就是那个在历史上被称作卢西恩的作家（实际上当时可能有两个卢西恩，一个真的一个假的，不过只有现代的学者提出了这一怀疑）。《真实的历史》把我们带入一个希腊式“吹牛大王历险记”的旅途，使我们联想到奥德修斯或者伊阿宋和阿尔戈这些英雄们。《卢修斯，还是驴子》是一部流浪冒险体裁的小说，并夹杂了色情故事，讲一个年轻人被魔法变成一头驴子。故事的高潮部分是一个色情狂的贵妇想要尝试一下和牲口上床的滋味；而第二天早上，卢修斯的主人决定为接下来的演出卖票。

卢西恩的大量对话——基本都是短剧——读来仿佛出自古希腊的萧伯纳 (Bernard Shaw)<sup>1</sup>之手。《死者对话录》中的人物抱怨地狱生活的无聊。卡戎 (Charon)<sup>2</sup>发牢骚说他的船太小，而且更糟的是，还漏水；汉尼拔 (Hannibal) 和亚历山大争论谁是最好的将军；苏格拉底 (Socrates) 向我们保证他真的什么都不懂，而且一点也没有说反话；提瑞西阿斯 (Tiresias) 被逼问他从女人变成男人的细节。《妓女对话录》 (*Dialogues of the Hetaerae*) 中，老妓女和新入行的年轻姑娘一起讨论性、恋情、嫉妒，以及金钱，而在《诸神对话录》 (*Dialogues of the Gods*) 中，

---

1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以文思敏捷、语言幽默著称，曾获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2 古希腊神话中冥府摆渡的船夫。

---

朱庇特 (Jupiter) 像个疲惫的管理者，耐心地向盖尼米德 (Ganymede) 解释他作为斟酒人的职责，尽管这个年轻的牧羊少年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得陪这位全宇宙的统治者睡觉。

卢西恩拒绝崇拜或畏惧任何人或任何事，他最喜欢使用的文体——对话录和短文——为戏仿、幽默及社会评论都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机会。正如福勒兄弟 (H. W. Fowler, F. G. Fowler) 在这位古代笑匠英译本文集的前言中所说：

卢西恩……不会用一种宗教或哲学来支持任何一个人，不过值得怀疑的是，是否有任何一个作家能找到更加充分的证据与信条来支持一个人凡事只为自己着想；而且任何其他理智的教育会否更有必要也值得怀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似乎是在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者哲学能够拯救你；要紧的就是好好为自己着想，并且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无怪乎卢西恩的例证——他透彻分析的智慧，他义愤填膺的激动——都能够在伊拉斯谟 (Erasmus) 的《愚人颂》(*Praise of Folly*)、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Utopia*)、本·琼生 (Ben Jonson) 的戏剧《狐狸》(*Volpone*) 以及乔纳森·斯威福特 (Jonathan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尤其是在勒普泰岛的旅程中找到。在更早的时候，他可能也影响到拉丁语作家阿普列乌斯 (Apuleius)，后者充满魔幻色彩的小说《金驴记》本质上讲是重现了《卢修斯，还是驴子》中的情节（并且也把其中丘比特和普绪客的传说写得更加精彩了，也许可以称为古代文学中最优美的神话传说）。

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真实的历史》可能是卢西恩所有作品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这本书实质上就是一部吹牛大话集，并具有科幻

---

---

小说（星际旅行）和白日梦（巨型海怪腹内的生活）的元素，甚至还有一堆后现代式的幽默：这部“真实历史”的前言是以这样的警句结尾的：“我在此时此地坦白地讲，我压根儿没打算讲真话……所以提醒您注意不要相信我说的任何一个字。”我个人最喜欢的章节是一次对极乐岛的造访。故事的叙述者（卢西恩本人）在那里碰到了伟大的诗人和英雄，像个犀利的记者那样采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他问荷马（Homer）在《伊利亚特》（*Iliad*）一开篇使用“报应”这个词的精确涵义是什么。荷马则愉快地回答说：“没什么特殊意思，就是当时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词而已。”后来，当卢西恩将要离开极乐岛时，奥德修斯偷偷地塞给他一张便条，托他捎给卡吕普斯（Calypso）<sup>3</sup>，卢西恩当然偷看了这张便条，显然，那是一封情书，奥德修斯向那位女神表示如今他是多么遗憾当初曾经拒绝与她结为神仙眷属的邀约，他还向卡吕普斯女神保证，一旦找到时机就会溜出极乐岛去看望她。

《真实的历史》和《驴子》是流传至今仅存的十来部古希腊小说中的两部。其他那些大多是关于恋人们被无情的命运分开，但最终在若干冒险之后又破镜重圆的故事。最早的是《寻妻记》（*Chaereas and Callirhoe*）；最长的是希略多拉斯（Heliodorus）的《埃塞俄比亚故事》（*An Ethiopian Story*）；最迷人的是隆古斯（Longus）的《达芙妮和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e*），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田园恋曲的最早祖型。所有这些作品如今都重新受到了重视，但是没有一部像卢西恩的大话游记那么好玩儿。

---

<sup>3</sup> Calypso，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中女神，曾经将奥德修斯截留在岛上，要与他一同成仙，长生不老，但奥德修斯思念家乡，拒绝了她的美意，滞留七年后终于找到机会逃出了她的小岛。

---

## 丹尼斯·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1784)

《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 其他作品

法国启蒙时代所有博学家中，最可爱也最现代的要算狄德罗。伏尔泰可能更智慧，而卢梭的文笔更精妙，但是作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那部“关于艺术、科学和贸易的系统化词典”——的编纂者，他那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有如国庆焰火一样不断迸发出思想火花。狄德罗是不可抗拒的。

狄德罗能够分析钢铁的制造过程，也可以解剖长袜的纺织方法，基本上可以说是他发明了现代艺术批评，他随随便便写就一部长篇情色小说（《泄露隐情的珠宝》[*The Indiscreet Jewels*]，里面有一些被当成隐私来谈的内容），写过一篇关于他那件旧晨褙的稀奇古怪的文章，还创作过一部戏剧，里面的角色当着观众的面创作出一部戏剧，他创建了一套表演理论（伟大的演员在看起来最激动的时候实际上都非常冷静），他为激进的性自由辩护（在《布干维尔游记补遗》[*Supplement to the Voyage to Bougainville*]中），在他思考失明之事的时候曾经攻击宗教，他几乎发明了一种编码机器和一种打字机，在巴黎的沙龙最为繁荣的时代他被公认为是当时最健谈的人，曾经与凯瑟琳女沙皇（即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国宪法单独交谈过数小时，他还创作了一些令当时人头晕目眩的思想超前的小说（比如《修女》[*The Nun*]，这部小说对女同性恋表达了极大的

---

---

同情)，而且他做所有这些事情都一样地轻松和精彩。狄德罗是在吃了一颗杏子之后安静地去世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狄德罗是一个既富有哲学思想又充满行动力的艺术家。他本能地喜欢对话而不是独白，他一次次在他最好的散文、哲学著作和虚构小说中设置人物对话或者戏剧性场景。他施展这一技巧的典范之作就是那部优雅的小说《拉摩的侄儿》，这部文字轻松又不失尖锐的“讽刺文学”有时会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hy）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有时则让人想起卡夫卡（Kafka）。那个侄儿本人也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无赖汉之一。正如狄德罗在书的开头所说：

无论天气晴朗还是恶劣，每天傍晚5点钟左右到王宫花园去散步是我的习惯。我总是被人们看到独自一人在阿尔让松的长凳上冥思苦想。我与自己谈论政治、爱情、兴趣或者哲学。我彻底放任我的思想四处游荡。我让它们自己做主追随那第一个出现的聪明的或愚蠢的念头，就像人们在福瓦林荫道上看着我们那些放荡的青年在追逐一位神情轻佻、面带微笑、目光闪烁、鼻尖翘起的妓女，又为了另一位而离开这一位，向所有妓女进攻，却不依恋于任何一位。我的思想，就是我的这类放纵行为。

叙述者“狄德罗”随后就解释在某个阴雨天，当他在摄政咖啡馆看下棋的时候，是如何与一位全法国最奇特的男人攀谈起来的，这个男人就是著名作曲家让-菲利普·拉摩的侄子，小拉摩。他有音乐天分，却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于是选择当职业的“蔑片相公”并且为此自鸣得意，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愉快并坦白地承认的。两人的对话以这些意料之外的声明为开始，随后进入了一系列关于道德、音乐、两性（小拉摩为自己的妻子英年早逝而遗憾，因为他原本指望



---

可以让她去拉客)、天赋、教育，还有很多其他内容的讨论，对话方式都是有点古板的“狄德罗”在语言上受到那位粗鲁、自我意识明确又很有头脑的寄生虫的攻击。小拉摩欣然坦承他是个笨蛋，接着又补充说，包括国王在内谁又不是呢？“我是贝尔丹和许多其他人的小丑，也许此刻是您的小丑，”他这样说，但是随后又悄悄地来了个转折，“或者也许您是我的小丑。”

狄德罗从来没有出版过《拉摩的侄儿》（这本书写于1761年），只是把手稿给一些朋友看过。在他去世多年后，有一个副本流传到德国，并传到歌德手里，歌德极其欣赏里面的对话，并将其译成德文。于是这部法语经典以德语版本第一次面世。再后来一份狄德罗的亲笔手稿发现于一堆18世纪的色情文学中，自那以后，这篇对话录就以更为怪异且富有挑逗性的特色在法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狄德罗值得一读的其他作品还有，“这不是一个故事”（*This Is Not a Story*）（谈的是后现代！）还有狄德罗式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sup>4</sup>，即《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the Fatalist*），后者刻画了一个机智诙谐的说书人雅克，在旅途中给主人讲述他自己的情史，却总是无穷无尽地跑题，打断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去讲别人的故事，而他们的旅程也是不断地迷路，绕远儿，走回头路，两人间的关系既是主仆，又是叙述者和听众，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其中有个令人绝倒的小故事，讲的是一个被情人抛弃的贵妇设计报复，让那个身为贵族的负心汉娶了一名妓女，而她苦心孤诣的导演得到的报偿却是，人家一对新人竟然发现对方就是自己的真爱，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

4 《项狄传》，全名为《绅士特里斯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著。小说叙述奇特，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曾有评论家指出此部小说开创了一百年后意识流小说的先河。